

T5765/26416(4)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3

續四才子卷之四

第十五回

辛光祿事變差再晴訪前盟

廿探花心不變偏硬碎貴聘

詞曰夢覺美相牽我愛他憐誰家野草忽甜纏縱使根栽金屋裡也是徒然口恐怕大前緣後約重宣誰知金玉自心堅一任候門系慕好絕不輕聯

右調浪淘沙

話說甘頤別了黎青回到舟中又加添船銀叫他送進京去水程尽了又催車馬早行在路耽：閣：直至新正總到得京中因憶黎青之言便另尋了高處住下安定了行礼不到礼部去投過文書報過名將春闈之事打点停当方晷到辛光祿的私寓來拜見這光祿寺湏是個御貳衙門却你冷曹無甚大政止閑在家裡忽傳報甘相公到來忙叫辛解棍出到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前迎了進去自却立在大所上等候三人一見了便彼此互相稱喜交相拜賀拜畢坐定茶罷辛光祿就先嘆說道天下事榮辱得喪豈不可期我學生自甘放棄久矣乃蒙聖恩憐念又命待罪於此小兒童年又僥倖一第得附驥尾皆可謂叨聖世之榮矣只可恨小女綠慳一時匆、卓、誤乘風去甚為不快意耳甘願听了全打驚訝入打一恭道是竟不細問緣由辛光祿見甘願不問也不好復說只說道甘兒如今是至感了為何不來此同寓明日也好挈代小兒入場却又另尋下處甘願道晚生初至京師不識道路入城時車馬憧憧不能久待只得就隨便住下方來進謁湏未附居却幸相去也还不远朝夕尚可趨侍辛光祿因命留飲、酒中間只說些科場中的事務並不提起辛小姐之事何如只飲到抵暮方纔別去正是

湏然閑至感

各自在深情

只為深情定

問驚故不驚

兩下別去不題却說這暴六公子娶了綠綺來家認真是荆燕小姐歡喜之心也形容不尽今見丈人辛祭酒又陞了光祿少卿兩日辛辭温又中了舉人同到京中自以為是嫡親愛女的嬌婿至親骨肉便朝夕往來百般加厚請了酒又請酒送了禮又送禮沒三兩日不自來問候辛光祿見他這般優禮怎好說出不是親女兒只得將綠綺認做親生的一般時常去看親不期這暴六公子有個同胞妹子叫做窈娘今年纔一十七步模樣兒湏也生得紅似花白似玉然是北人終沒那些姪媚的丰姿嫣然的體態父親暴雷愛之過于至室因要選擇個佳婿故耽閣下來不期自又忙、出征去了無暇及此這窈娘在家中見哥、暴文在南邊娶了個才美的女子來為妻十分美麗便也動了個念頭要選擇個南邊的才美女

婿自不好開口只得悄悄：友母親說了母親因友孩兒暴文說了暴文因回覆母親道孩兒因送父親出征南邊故湊巧娶了這個才美媳婦來今孩兒坐在家裡縱有才美女婿叫孩兒那裡去選母親道也不在一時你但留心選擇便了暴文因有此言在心忽幸解慍中了舉進京來會試前番看見他年又青人物又美今又見他中了舉人自然有才便思量要為妹子攀他因請辛光祿父子喫酒之時暗：叫母親友妹子窮娘窺看窮娘看見幸解慍清俊十分中意歎哥：說知暴文過了九日選典了兩個有勢力的大臣來友辛光祿說親辛光祿因回說已納過聘了問是誰家辛光祿因說是蜀中甘氏又問為何結親直到蜀中辛光祿又說因門生王蔭在蜀中巴縣做知果看見這甘氏才美故撮合聯姻辭便辭去了暴文心內就有三分不信辛光祿因辨說道賢婿不必多疑我与你全親作

肯說謊況這甘氏的大兄甘頤已中了四川解元少不得要進京來會說來時少不得要會親相會時便自然明白了故甘頤一到辛光祿就要接他同住以便時：相見以証其言不期甘頤受了黎青之戒竟另自任了這日辛光祿送了甘頤出門就進內友兒子商量道方纔甘不彀我只道他鬧了姐：嫁人之言必有許多不彀之鳴我便好微露其意他竟然：道是此何意也幸解慍道他想是在揚州邊打听得媒信確了此時為不彀之鳴也無益故默：無言以明高再不然今日初到不便牢騷故蓄子心以有待幸光祿道俱非也我看他竟似看破我們的機關不欲顯言以坦乃公之事又不欲深辨使人笑其呆故但唯：諾：以明其兩不受人愚弄耳就是不肯來友我們同住亦此意也幸解慍道父親明察可謂深得其情他既胸中了然又不多口便听他生：疎：以待後之消：也是

妙事只是許了暴公子會親者不一會惹他又生疑慮則非笑也辛光祿道會親容易只消治酒相請難道也好不來他既另有寓處且去拜過再作商量到次日清晨先是辛解愠去拜傍午又是辛光祿去拜過甘願又斗人送了王知果的考來辛光祿接了一看却是兩封一封開看却是報他已經納聘之事再看這一封只見內中千言萬語諄諄懇懇皆是為甘願求親之意辛光祿暗想道他已知我女兒嫁人又投這封求親的書與我何為由此觀之他已看破他們的圈套明矣遂發帖請他來洗塵甘願也要回不來却又怕十分露相只得許了來湏說來只捱到薄暮纔來來便上席飲酒飲了數巡辛光祿因說起道做門人考來諄諄道其尊旧姻只可恨事多變更辜負了他一番美意甘願道湏如此說起但正喜事多夜更只求老親翁大人存比一片見熾允諾之心則湏辜負而亦了為

辜負也此時且听之可也辛光祿听了伴乃大咲道尊旧何高識遠見如此難得難得又飲了數巡一光祿又說道小婿暴霧隱久聞尊旧大才渴欲領教學生已親許他一公今尊旧初到恕不耐勞稍寬數日當再奉約甘願道暴令坦既添至親禮當往謁但念場期甚迫心神惕然不寧往謁恕不快暢求老親翁大人代為一言容場後修候則感垂諒不尽辛光祿道這個使得便會是必要一会的說罷又談些詩文的閑話又飲了多時方纔謝別而去一路暗想道我方纔變更之言說得他大咲起來又贊我高識遠見則此中定有隱情已被黎瑤草叅破了但黎瑤草苦戒我莫見暴公子辛公又定要我公他不知又是何故細細想來之小姐若果有隱情這暴公子見之何益莫若只是避之為妙因有了此意恐怕撞見便只推要靜養看書連辛家也來得少了倏忽之間已是二月場期到了

遊北、約會了辛解愠同入場去條忽之間又完了三場辛光祿就要發帖請會親甘頤又推湯中辛苦了身子不自在要養、再求寬數日及過了數日辛光祿又要發帖請時又因暴公子家有事只得又捱了九日早巴場中榜報人來報甘頤高、中了第二名辛發又高、中了第三名辛光祿見報不勝之喜一時賀客到門忙、料理遂將會親之事閣起會親之事湏然閣起而中第二名的甘頤就是中第三名辛發的旧子即旧同登早有人詫為奇事傳入暴公子耳朵裡暴公子見旧子辛發中了豈有不備補來賀之理即賀了旧子遂因親及親也備了一副厚禮來拜賀甘頤甘頤湏要推辭却因礼仪到門推辭不得只得欣然接見坐定就說這末親一到京時就要進謁尊親只因場事係心故托敝親家告罪求緩安場後不意托庇僥倖本得拜謁尊親怎敢反辱先施又蒙嘉貺何以克

當暴公子在道久慕大才渴欲識想前聞駕至即欲仰攀因家岳道及正當養銳之時故不敢混擾今恭喜入捷不勝慶幸特此申賀此時賀客紛紛說罷不及再叙也就出來了甘頤見暴公子來拜賀道只得隨來答拜拜過暴公子隨即下請帖請夫人阿旧並甘頤賀喜辛光祿並辛解愠俱應承赴席豈容甘頤一人独辭之礼到了正日只得隨着辛光祿與辛解愠同來暴公子大吹大擂迎了入去迎到大所上行礼畢就定席東一席請辛光祿太師位坐了上兩席請甘頤與辛發二人並坐下一席自陪坐席定簷前獻酒階下奏樂候伯家的筵席十分富盛與眾人不同怎見得但見

方勝堆成五老高糖列作八仙茶食于層、層鶴鹿蘇酥萬束、東
鴛鴦案菓多般金鑲玉器器先重安排成雁一支錦衣花帽人当面

披割塔下鼓琴擊四寸吹前樂先奏普天樂打院本即末声唱出陳
半階狹鼻仙跳隊子啞吧戲裝成小秦王三跳洞唱一出吹一出節
奏無差歌一回舞一回閑目自在翻席後老庵人重獻羊羔美淫促
促坐時小侑兒細奏絃索琵琶真是世上繁華無處可如京華地人
間富貴有誰得似列候家

暴文湏在府上陪幸光祿與辛解愠甘願三人歡飲得尽興而回不題
却已早約下母親妹子在府後窺看母親身妹子窺看甘願幸鴛鳥紗白
面就是一對玉人十分羨慕一等外面酒散了就請了暴文進去與他商
量道你娘舅的兄弟辛大旧既說定了這甘家的妹子有了親事這也罷
了但做旧子的田子那個姓甘的人物也不在旧子之下况也中進士又
高你旧子一名諒也是個有才之人何不央人說合就将你妹子嫁與他

也不差甚麼你湏留心去講暴文道那個姓甘的更有才名得能嫁他可
知好哩他比我旧子長兩三步但只恐怕他也有了親事待狹兒去一訪
便知畧推得兩日就來見辛光祿道令郎大旧既已聘了甘氏小婿怎敢
後爭但這甘兄人物才品也近乎大旧小婿不得明珠便思美玉意欲將
舍殊為東床之荐敢求岳父大人門力一言這甘兄既與令郎至親再無
不從之理故特來拜懇幸光祿听了心下暗着一驚因佯說道這到也好
但只恐他也有了親事既賢婿托我：當請他來細問倘有好音我即着
小兒來回覆暴文歡喜而去幸光祿因暗想道女兒擇婿數年止選得甘
願一人湏未經聘定然我向日已隱隱許可他又恋：不移昨又央玉知
縣苦：來求湏為此事相碍不敢明：慮承然女兒之婚捨了他斷無別
人况女兒此時又不便他求欲要暗自與他說明委曲又因婚姻大禮暖

昧通言不成，但道理欲要托，但心腹為媒，友他說明就理，却又二時無，但心腹可托之人，欲待隱而不言，明日又恐為暴氏求婚，恐他糊塗，不便答應，錯誤了事。杭正躊躇無計，忽報同年施提學老爺任滿回京，復命特來拜辛光祿，听了不勝之喜，慌忙迎接進去，相見相見，過各叙別後，的行藏，一時悲喜交集。辛光祿就命備宴，施宗師因與辛光祿是同門相好的弟兄，也就坐下，不丟酒，酒至二人對飲。了半晌，偶說及考文之事，辛光祿因說道：貴門生甘願，他已為府棄，虧年兄登拔，今果聯登，甚是徵年兄藻鑑精明，拔擢公正矣。施提學道：此事遠在蜀中，年兄為何得知辛光祿遂將他遊學揚州，并兒子詩酒相得，並求他令妹為婚之事，細說了一遍。施提學道：原來如此。這甘生小弟見他一首詞三篇文字，便斷他是科甲中人，今能奮發，肯云不謂不負我心，所賞但有一言，令即既聘。

他令妹為如小弟，聞令愛才美過人，何不納為東床。辛光祿听见施提學說着，他心事遂將左右比退，細細將原已有意，擇他為婿，不期遇着暴雷為兒子慕名求婚，一時畏禍，回他不得，又悄悄將移花接木之事也說了一遍。故昨日門生王知果有書來代他求婚，小弟因在嫌疑是非之際，不敢顯言，只得含糊答應。今不料暴壻不知就裡，轉來求我作伐，要為他妹子納甘生為婿，我欲直去言，又恐他不達，我之隱情，我欲先通知我意，正苦無一可托我言，而彼信之人，今喜幸得天賜，其便恰。到來他聞知年兄到了，自來進見，進見時，望年兄將小弟之情，審示於他，使他安心，以俟我明日為暴氏求婚，他便好料理。回辭矣。施提學道：這個容易，但只是明日怎在嫁娶。辛光祿道：此地斷乎不便，只好悄悄送至蜀中矣。施提學道：必須如此方安。二人議定，又飲了一回酒，方終別去。施提學方回寓。

可只見甘進士早訪知消息已坐在寓處候見彼此相見各喜不勝甘願
請施提學大拜了四拜致謝道門生若非恩師提拔此時尚不知飄流何
可焉有今日施提學道此皆賢契大才本道不過不敢失才耳何思之有
拜罷二人師坐坐定又向此場裡文章之事又講：殿試對策之事說完
各項施提學方避開微微悄悄：將辛光祿之言細細：反他說了甘願一向
須听了黎青之言有七分相信然見毫無踪跡尚有三分疑慮今見施提
學說明辛光祿就裡又許定嫁他不勝之喜因笑說道門生自從聞信就
疑此中有故今果然矣施提學道聞他嫁娶昭彰耳目賢契為何尚疑甘
願道門生因思辛小姐乃千秋才女豈肯輕易從人辛親翁何等氣骨豈
肯受人挾制故疑此中定有妙用是以長望明河未曾轉眼今果李去桃
存赤繩又復繫繫方信才智明哲之有真耳快何如之喜何如之施提學

道此固妙矣但暴氏求婚之事賢契也要打点一回甘願道這回容易只
回他已經有聘了施提學道他們候伯人家做事內裏有人定要搜求到
底不是泛然可以回得倘問到其間必須打点妥當若二三其說便是惹
他苦纏矣莫若說姓氏地方一口執定不移使他聞之他必信以為真也
便自然絕望了甘願道老師大教最是現今催判履歷門生因未有定聘
故未發刺今既要証實其事不知可敢一筆竟填了辛氏施提學道此時
若不填明後來少不得要嫁娶到嫁娶時又改姓若便顯然是弄假欺人
便有許多不妙了甘願道寫定實姓固好但恐辛姓恰又反他相同動其
疑耳施提學道辛公不聞更有他女蜀中豈無辛姓這也不妨若慮無徵
就指探本道在任時作的斧柯亦未為不可甘願听了大喜道得老師一
証須實之大廷亦可也遂辭了回來竟叫梓人將履歷上刻了已聘辛氏

施提學反甘願說明遂回復了辛光祿了光祿又見暴文着人來催送代
了暴家之人跟轎來見甘願說道暴親今日時來成就尊舅一樁喜事甘
願道晚生薄福人不知有何喜事辛光祿道小婿暴露隱有一箇令妹今
年纔一十七步生得儀容絕世真不愧窈窕淑女多少公候貴介相來俱
不先從因敝親家有命要擇一箇南方才美佳婿今見尊舅青年高癸又
才美出群故托末親敬為月老此段婚姻美如錦片尊旧宜慨然許諾勿
辜雅意甘願听了伴為錯愕道薄福生得入公候之幕吹鸞鳳之蕭真
可謂良緣奇遇矣但恨官儒寒賤早已久聘糟糠為之奈何辛光祿听了
也伴為錯愕道原來耐世也聘了莫非还不確甘願道婚姻大事未確怎
敢妄言因取出一本新刻的履歷來送與辛光祿道親翁大人請看便知
辛光祿接了一看只見上寫着祖某人父某人母田氏妻已聘辛氏妹已

受辛某之聘因大驚道既是刺上履歷這是真了却怎生區區因又沉吟
半晌復對甘願道不知此事尚可那移否甘願道夫妻五倫之首就是寒
賤時亦不敢輕易那移况今已遭家至恩忝列臣子倘有差訛朝廷札法
豈首相怨况此婚又是貴同年施老師為說生作的仗可問而知拙是書
生命薄遇而不遇敢煩親翁大人轉致令坦容廷試後負荆請罪辛光祿
無法只得取了那本履歷起身而別回到私衙逐區了一箇帖子並履歷
交付友來的家人道可拜上公子說我方纔苦去說曾奈他已經聘過
無法奈何只得回復公子家人領了帖子並履歷去回着公子不題這日
早忙：乱着殿試殿試過甘願殿在一甲第三中了探花辛光祿已擬是二
甲第一不期有一相臣與辛光祿不睦恐怕他選入翰林遂將辛發卷面
上添了一書竟改做三甲第一根到辛衙辛光祿心下不悅及見甘願中

了探花又暗：歡喜且說暴公子見甘頤也聘定過了甚是不快後又見甘頤中了探花一發懊惱又見履歷上判着已聘辛氏因想道為何也是辛氏莫非蜀中也有辛姓又想道既是蜀中又有辛姓為何書中又說是這道施宗師作仗此事尚有可疑我須差人去細：一訪方見明白只因這一訪有分教半明不滅雲中月似有如無鏡裡花不知後事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為辭婚觸叔奸遭顯禍 因下獄感明君賜歸婚

詞曰：政自公平無奈何奸生朋黨惡逞私情縱使忠良肝胆沁心跡

難明。誰料不平鳴感動天廷忽然震怒發雷霆方得地天開泰也遭際恩榮

右調浪淘沙

話說暴公子為疑甘頤納聘是假因叫了門客江邦去細訪這江邦想了一想要到本家去訪他自然分付了不肯說要尋他的同年故旧去問他又是新中的同年也不深知又不知誰是他的故旧因想了一個主意道除非去問四川下第的舉子他們是同鄉自然知道因一徑走到四川會館來這些下第舉子湏去了許多恰有一個重慶府的尚在江邦因假托熟上前問道今科新探花甘頤聞知方老先生同鄉不知老先生相識否那舉子道他為學生湏同府不同縣知縣竟相隣就如一縣他住在縉云山下湏利甲不多却歷代綿遠也要等個世家他父親沒久了止有寡母在堂這甘探花聞他白小兒就肯讀書前年總進得學同年今年就連科奪了不料他又中了探花湏是他的造化却也實：虧他才學掙來不但他有才學他的妹子也有才學同年不知因甚事在縣堂上題了四首詩

寸多精工賒對憐才遂替他為媒叫揚卅一個鄉宦的兒子聘了江邦道
道可是真麼那舉子道此事已賒一賒皆轟傳以為奇怎麼不真江邦道
拗老先生這等說起來他妹子且已有人爭聘則這甘探花為貴室東床
又不待言矣那舉子笑道獨有這件事迂濶得可笑多少貴家小姐求他
為婿他俱不允只要才學教得他與妹子過方纔肯嫁你想蜀中是個僻
地怎能又生才女故至今已將二十尚不曾有家江邦道聞他已聘了一
個幸鄉宦之女子了那舉子又笑道敝地不但沒個幸鄉宦就連幸姓人
家也不見有那裡有個女子才學敵得他過他忙忙就聘了此皆是相傳
的訛言不足深信惟我與生與他居址相近故知之詳耳江邦道聽了消
息就拱：手辭了出來連忙將舉子之言一五一十都報知暴文這暴文
聽了不覺大怒起來道你若不願娶只該明：辭我怎刻個假履歷來騙

我因先來見辛光祿訴說舉子之言道連岳父也被他欺騙了辛光祿道
若果欺瞞便大不通矣但他履歷刻在前我去說親在後他怎麼就先知
知了搪塞只恐這舉子之言也還不確賢婿可再着人一訪看相同不相
同再作區處暴文道這舉子說得千真乃真他連大舅聘他妹子之事俱
知道了豈有他自聘辛氏轉不知之理前日小婿來求岳父去說親想是
有人透了消息反他故他預為履歷以掩耳目取求岳父再反他一言他
若允了親事則為好如初餘俱不論倘他必執前言指望遮蓋則小婿拚
着身他做個對頭看他這探花可做得穩辛光祿道賢婿也不消如此着
急且待我再請他來說着是如何暴文遂又辭去辛光祿因暗想道女
兒的事到弄巧躲過了兒子的事到証寔辭脫了如今又弄到甘不辱身
上我又不好苦口相勸倘這狀子動起氣來他候伯家與內臣相熟向內

裡弄出一道旨意來甘不朵須中了一個探花却是新進孤立無援如何
 教得他過况他父親又正在出征之際誰不奉承他三爹這段婚姻只怕
 要被他人奪去左思右想並無良法只得差人果將甘探花請了來遂將暴
 文差人打听舉子之言細細說了一遍又將你不從親事要做對頭之言
 也說了一遍因又勸道這事有些不盡不介耐舅莫若勉強成就了罷甘
 願听了大哄道這暴兄也大但謂婚姻事須要兩相情願莫說晚生已聘
 辛氏現有施老師與王父母為媒便是果不曾聘書生寒賤不願娶候門
 之女也由得我有甚深仇就要做起對頭來就做對頭我甘願不過辭婚
 也料無大罪若說探花穩不穩一答可哄探花二字不過索名耳做得穩
 也只是這個甘願做不穩也只是這個甘願又何加焉而勞暴兄以此播
 揚其威福音光武之於宋弘君臣也尚不能強以湖陽公主易糟糠暴兄

須貴不過光武晚生縱不自肯劣於宋弘即奈翁大人但請放心晚生
 死亦死於河洲上斷不向呆脂痴粉中求生活一死之可也幸光祿听了
 笑道尊曰慷慨之論足震起柔靡可敬但隔事也須防之甘願說罷
 又就別去幸光祿只得寫信回復了暴文暴文愈加大怒只得去央了九
 個與父親相好的公候又去央內中凡個得力的太監遂上了一本上
 說道

奉指出征威武候暴雷子暴文奏為懇恩俯念勞臣明詔賜婚曲遂
 兜女室家之願以曠至恩以成論禮以張風化事臣父暴雷奉詔出
 征不日不月自有女閨中標梅已嘆傑士未逢未免繫万里之臣心
 今倖新科探花甘願青年未聘而多才飽學不媿星戶之良人臣妹
 正靜端莊無慚河洲之淑女正合配成佳偶以揚陛下周南之雅化

二三老臣既憐远征之苦又喜會遇之奇因執斧柯請詣秦晉不意探花甘頤自誇文苑鄙薄武夫以远耳而邀近耳既自昧心術秘未聘未已聘又虛狂朝廷論其賦性頗狂本當雷霆穹究因思人才难得尚欲夢莛挽回但念甘頤係翰臣非外庭之可強故陳情上請伏乞天恩垂念効命勞臣及笄弱女慨頌明詔曲諭聯姻使室家冰思得諧琴瑟之願則边疆感德自奮鼓鼙之思矣無任激切祈求待命之至

本上了果係內裡有人遇不多九日即便批出旨來旨意道

暴雷馳驅王事効命沙場候女賦及標梅深可憐念新科探花甘頤既未有家且年貌相仿着更禮二部堂上官為媒贊成嘉禮以彰雅化以慰勞臣特諭

旨意下了報到甘頤甘頤暗道追悔道黎青再三囑付叫我莫親近暴文不意略會得几面便弄出這場事來他又揣度辛小姐嫁暴文是假今果然是假句：皆應了他的言語真是個有心之人但事已至此追悔也無益為今之計惟有上疏辭婚而已正想不完早有吏禮二部尚書來議論婚了相見時皆苦：劝道候門聯姻又奉明詔乃人生大美之事探花何故推辭甘頤進士各有志一吋也難尽言晚生少不得也有疏陳情求二位老先生大人姑且少待候至旨下了再領台教可也二尚書只得去了甘頤到次日只得也上一辭本：上道

翰林院編修臣甘頤謹奏為懇辭候女以安臣節事臣聞物必有偶非偶則不相宜故知上鷄不敢上配鸞鳳事與相安不安則將生怨試思金屋豈堪下居蓬戶臣頃遭逢至恩濫叨高第然撫心自揣豈

一書生也實一蓬茅下士也縱思娶如釵荆裙布親操井臼是所望也朝夕侍奉代供菽水是所願也貧賤不悲糟糠自厭是所甘也若候門貴女娥眉懶画傅脂粉犹且邀人豈肯縫貧女之裳素手籠香着罗衣尚不自肯焉能舉良人之案其不相宜亦甚明矣况归安逸而毋劬勞使臣為一孝妻佳麗而夫喪志使臣為不忠此又不相宜之大者故臣寧甘推結而不願也乃暴文自倚勲業者相逼窮思王制莫大于綱常人倫首重乎夫婦秣駒秣馬豈可強求采葑采菲要人情願其妹若果貞淑自宜靜處以待反侍之求奈何無廉無恥自誇西子之容強逼強拈不啻東門之女其為列候辱至矣乃不自三反復瀆及九重上褻明詔其罪不更大乎若云憐其標悔失時則其妹須貴已為遺棄之花臣何取焉若云假此以慰勞臣則臣亦不

才不願充賞功之物伏望聖恩收回成命使臣得安常復素以敦臣節則感沐皇仁不淺矣臨奏惶悚不勝待命之至

本上了須內裡有人要為暴公子却看了甘願的本章辭明又正無處的他之罪况又是新科探花無他事牽纏只得葫芦批旨道

婚姻主於父母父母之命一定豈容兒女私爭况朕天子乎着即欽遵詔旨速擇吉結褵不許再瀆

旨意批下來甘願看見心內暗想道他果係內裡有人料再辨也不清他拿穩要我成婚我便就死却也不肯結此踉蹌之婚負了辛小姐之約為今之計辭婚已有旨不肯惟有上一辭官本竟挂冠而去縱一時觸犯至怒拿回只好繫獄沒個又逼罪臣成婚之理心內算計定了因又上一本道

翰林院編修臣甘頤謹奏為辭还原職事臣本草芽下士勤讀詩書堅持禮義以為出身事主必然快行此禮義之初心不意遭逢至主選入木天屈於威勢受制叔奸使賢至顏面變為禽獸肺腸則是為官轉不如為民之不昧良心也故臣納还原職挂冠闕門遙歸田里重讀詩書再修禮義以待皇上曩日之用使臣得為完人則臣叨受皇恩逸于食祿矣犬馬有恆不勝眷戀之至

甘頤本上了到次日五更起來將冠挂朝門之外竟代了王芸出城而去正是

千辛方苦去求官

求得官來又挂冠

袖未加身先避禍

始知危險是長安

內閣衆臣見一個新科探花只為暴公子求婚生：逼他也覺道理有些
准過但見他本內屈于威勢受制叔奸便至賢顏面變為禽獸肺腸等語說得太毒未免又觸勤眾恠又因暴文有兩個相好的內臣只管來講只得又稟旨道

甘頤小臣也既上疏辭官禮合候旨乃逞私意竟挂冠潛歸殊屬不法着刑部拿來繫獄候旨定奪

刑部得了旨忙著當差人役追途追趕回來下在獄中甘頤得免做親下在獄中這也傷心不期他同榜的三百個同年進士約有一大半在京見一個簇新的探花止為辭候門之婚就至下獄都憤：不平道探花與甲弟三乃一科之勝為一武臣之女遂凌辱至此則我輩同榜非求榮是取辱矣要此科甲之名何用途會齊了一同都至閣裡來講閣臣方總著急就要放甘頤出獄當不得暴文邀了許多候伯內相來爭論道威武候奉

詔出征為朝廷莫安半壁功莫大焉怎見他一個閨中淑女就配他不過
乃肆筆詆為東門之女書生誑妄不加重罪何以慰勞臣之心聞臣听了
又張主不定要進士氣不過連名同上了一個辭官的本一者伏于午
門外呼號候旨原來此時天下太平天子喜於靜揖踈于万机這日忽
听得小近侍傳說二百個新進士齊伏在午門外辭官天子聞知吃了一
驚忙御便殿召諸臣入見因問道朕設制科以遴選汝等須官階不一亦
皆叨一命之榮朕何負於汝等而一時尽辭狀元因俯伏上前奏道臣等
草茅讀史即希一第以為終身之寵索不意蒙恩拔登虎榜而受辱反不
如小民故臣等願辭天子問道汝等受誰之辱狀元因又奏道採花甘願
居鄉已先有聘而厥武侯暴雷之子暴文又強逼甘願娶其妹甘願以既
聘為辭而暴文逆聞通內閣朦朧請旨意下來強逼成婚甘願悲違倫

常礼义只得具疏陳上不意暴文逆聞通內閣朦朧降旨強逼成婚甘願事
急只得具表辭官謹挂冠逃歸以朝廷翰苑之臣遭逢候惡不能守正潛
逃如喪家之狗此亦万不得已之苦情也而暴文犹不放手復聞通內閣
朦朧請旨拿回下獄生死皆不可知臣等竊思候爵須專臣也翰臣須微
亦臣也臣下聯姻縱有從違亦宜臣下調停豈可襄瀆明綸為之強逼至
于下獄哉是朝廷因法特為候門設也以科甲之臣賤於奴隸矣採花既
辱至此臣等同榜復有何顏以立于朝廷之上故願拜还原職懇恩放歸
田里以免候門之禍天子听了不勝大怒因回顧閣臣道本章何在閣臣
忙取來呈上天子細看了因責問閣臣道他臣子結婚朕穆天子怎
反為他贊襄閣臣見責只得跪奏道臣等念武侯暴雷為王事万里驅
馳故欲成全婚好以慰其心天子大怒道臣子勞苦朝廷自有爵賞階人

不义豈可以施恩息达甘頤本上說不願充賞功之物已明、說語旨不
公矣况不願論理竟主張遵詔結禍不許再瀆是使朕不得為明主而以
為霸王矣定臣于尊君之义哉君以非礼逼臣如此彼不挂冠而逃真何
為哉乃復拿回繫獄又使朕不為霸王而為暴主矣輔佐之臣至於如此
朕何賴焉二三閣臣被天子詰責嚇汗流浹背無言可吞惟免冠頓首
請罪而已天子因命持節召甘頤原着冠代入見須臾召至俯伏丹墀天
子展翫目一觀見青年秀美喜動龍顏因笑說道原來今科探花年少風
流如此可謂不忝科名暴文苦、求婚情有可原矣因問道卿果曾聘否
甘頤对道臣實、已經聘定恐傷倫理故苦、辭謝暴婚天子又問道你
聘誰氏之婚甘頤对道臣聘辛氏天子又問道是誰為媒甘頤对道是四
川提學臣施沛巴縣知縣臣王蔭天子詢知是真因說道你新科俊彦前

閣臣揆肯失倫致你受辱今朕撤御前金蓮灯四對賜汝馳驛歸娶以稱
其榮因謂状元等道朕处分如此你等还願辭官否眾進士齊声奏道甘
頤蒙圣如此寵崇臣等不勝感激俱願捐頂踵以効犬馬安敢復辭一时
齊呼万岁声震丹墀天子大喜因又說道暴文濟泰本當拿付三法司論
罪囚念伊父暴雷勤劳王事姑寬不究閣臣擬票失體罰俸三月說罢即
退入後宮去了正是

朝廷礼法抵虛名

治世还須君圣明

君若圣明行治道

一时礼法自然生

甘頤獄中疊囚忽蒙恩召復还原職又賜金蓮御灯歸娶一时榮幸出於
望外拜謝天地一时同着三百同年欢躍出朝人、聞了方纔称快欣羨
独有暴文拿穩閉通四閣施威逞勢不期天子親自臨軒反討了一場沒

趣幸而圣主寬息不究只得躲在家裡不敢見人甘頤須然快暢却奉了
歸娶的旨意却歸娶何人未免又費躊躇到次日忙忙的謝過了三百同
年即來見施提學道門生蒙老師教命一筆即填住了辛氏昨面見圣上
又一口認定已聘辛氏又執稱老師反王父母為媒今蒙圣恩賜一歸娶
却從何處得辛氏况暴文虎視眈眈若机事不密其禍非小不知老師何
以教我施提學道若昨日眾臣朋比為奸膝下獄無處申訴但大可憂
今既倖逢圣主察明其事欽賜歸娶此乃万干之喜若慮辛氏辛氏自在
若說為媒學生反王知縣非說所差者歸娶道遠須臾令岳翁商酌耳甘
頤道商酌之事門生不便自往还求老師始終王成感恩非淺施提學道
這個本道自當往言俟有良謀再容相悉說與甘頤別辭去了施提學不
敢怠慢隨即來見辛光祿備述甘頤之言辛光祿道小弟昨日聞知圣旨

正在此時暗欲要就便揚州結親又反歸娶二字不合欲要潛送至蜀却
又道遠無人為之奈何施提學道莫若待甘探花舟過揚州暗的送上船
去叫他夫妻同歸于蜀再拜圣恩另結花烛何如辛光祿道不瞞年兄說
小女須一女子却賦性端方既奉撤灯歸娶之榮肯肯苟且令舟先居
厚地施提學道再不然可請年嫂偕令愛另買舟多代僕從自往何如
辛光祿道母子孤舟跋跋千里無官長在內如何放得心下施提學道
彼不可此不可年兄又有官守令郎又要候選就是沒官守不候選無事
而拙拙往蜀亦耳目所關斷乎不可此事却將奈何辛光祿道事難急當
容再想妙策以復二人逃別了又過不得數日忽科道部即俱缺人銓補
因請命行取天下清正廉明推知以備考選補用共二十三人而巴縣知
縣王蔭亦在其內辛光祿見報不勝大喜因著人請了施提學來商量道

如今已有妙計矣施提學忙問道有何妙計辛光祿道適見振巴縣知縣
做門人王蔭已奉旨行取了知縣已缺小兒是三甲第一理應就選何不
反吏部說知討了此缺母子姐弟同往赴任不独甘探花便子归娶而小
兒亦可借此親迎矣施提學听了不勝大喜道計莫妙於此矣宜速備之
毋失此机辛光祿遂來拜吏部選司要討此缺只因這一討有分教双
鸾鳳兩、鴛鴦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癡惡漢向外親探內事 倘佳人借古跡索新題

詞曰大美已昭著还來求小疵若非呆蠢定憨痴总是自尋死路作傳

宜○名姓登金榜文章到鳳池犹將筆墨冷相窺始識佳人心細

有如絲

右調南柯子

話說辛光祿見重慶府巴縣有缺便于嫁娶忙、到吏部替兒子來討此
缺吏部見辛發是三甲第一理宜即選又見巴縣路远不是上缺又見辛
光祿來討就做人情彙選上去不日命下報到辛衙辛光祿大喜遇友兒
子說知底細辛發听见此去又嫁又娶實為兩便他自欢喜因一面要回
家去打点上任不題却說暴文躲在家裡暗想其事愈想愈覺沒趣因又
叫門客江邦來問道你前日怎生訪問却不確到叫我吃這場醜
辱江邦道那舉子連甘家的細微曲折俱尽情說出門下一、知了為何
定親不定親明、白、之事反說的不確就是他辭婚疏中也只說与生
不願連姻候門並未苦、辨說已聘就是及進士辭官与皇上之怒也只
為一個新科探花因婚姻吉礼就将他下獄如得太重了並不曾說他已
婚又逼他再婚掘門下想來只怕這探花尚實、未聘暴文道那有此事

他已明對聖上實稱已聘辛氏他又指稱媒人是施沛王蔭聖上信了又
 撤御打賜他歸娶若是未聘何人江邦道他倚着道這無稽一時說
 出後到聖前改口不待不意天子特恩欲賜歸娶須是他一時之榮以怕
 轉是個愁帽兜代在頭上轉要急去尋求辛氏哩公子若是耐得氣忍
 得辱便去開手莫要管他去抓沙抵水哄騙朝廷罢了若是恨他不
 遇要方他做一個對頭到底以報前日之仇洗後來之辱待門下裝做客
 高暗的跟隨他前去一路訪察消息看他果有辛氏沒有辛氏倘沒有
 辛氏而挑僵李代查他一個的確回來待公子買囑言官恭他一本他便
 不是求婚是欺君矣看他如何施展暴文听了滿心欢喜道江兄若肯為
 我如此出力必當厚報江邦道前日那舉子說辛氏他蜀中絕無我想莫
 說蜀中就是我這比边也少惟辛光祿恰同此姓我見前日辛光祿為公

子求親又不肯出力莫非他另有女兒暗結親暴文道這不打緊我一
 向便知因入內向綵綺道前日那甘探花自稱已聘辛氏我各處細訪並
 無辛姓惟有汝家此姓莫非夫人選別有妹子麼綵綺道父母止生妾與
 舍弟二人那裡更有姊妹暴文說明又出來與江邦說了遂托江邦去緝
 訪過了兩日江邦打聽得辛發送了巴縣知縣恰又是甘願鄉里心下雖
 攬得他聘了甘願的妹子要就便去娶却正鬧湊着甘願歸娶之時忙
 選出却也有些疑心因與暴文公子說知討了些盤纏暗的跟道他二
 人一路去訪察消息不題正是

君子何曾着意防

小人偏有賊心腸

誰知人事煩多故

天道平、不敢常

辛發因要回家打點收拾先去到任一領了鬼就拜別父親起身去了這

邊甘願得知消息故意耽延月餘然後辭朝發牌馳驛而行馳驛須快甘願却有心要遲延行不得三日到推病住了五日故意拖長不題却說辛發忙：趕到家中將暴文要將妹子強嫁甘願之事並甘願辭婚挂冠逃走拿回下獄反虧壁上臨軒赦出又察知已聘辛氏當飲賜歸娶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又將父親慮揚州嫁娶不便故為孩兒特：討了巴縣之缺請母親姐：一同上任以候甘願奉詔歸安且孩兒又就便成甘願之婚非氏聽了不勝之喜且此實而便可快去收拾辛小姐道尚未經媒妁通言怎便如此輕許辛發道王縣主已兩次書來施提學又請：作合父親已親口許出姓氏不已達朝廷何為無禮尚且撒御前紅燈持肯歸娶想有此婚之榮至此極矣豈可推辭况郭晉森煌誰敢推委辛小姐道這都罷了只是我的名聲人：皆知已嫁暴文今又復為甘探花奉詔之娶

似於礼有礙辛發道若在揚州嫁娶自然不可今怕：到兄弟任上放千里之远耳目隱絕誰來管此閑事姐：万：放心辛小姐道他人自不在此閑事怕暴文受此一場惡氣不肯甘心又見已聘辛氏未免動疑以怕还要暗：的看覷破綻哩辛發道姐：藏在家裏並無入知今日同去上任只消暗：隨母親上船有甚破綻把人看破若到了蜀中任上一边妨一边娶他知道是誰：來看我們的破綻辛小姐道說便是這等說還是紫懷此的為妙辛發道這個自然遊叫了一支大座船擇一個吉日請母親姐姐：上船竟由水路去上任不題却說江邦正在揚州打听各處同人俱說是他家小姐旧年已嫁北京恭公子云了他家並不見說又有小姐及往巴縣上任這一日却見眾家入簇擁着兩乘大轎上船又問不出是誰心下早已狐疑一路長江大碼頭官船封緊沒有消息皮到了荆

卅府換了船入川河道路漸、遠了地方漸、僻了姐弟們在船中悶不
過忽遇着名勝古蹟若黃陵驛若射洪磧若神女廟若巫山十二峰若灩
澦堆若白帝城若八陣圖若青草灘等處皆有題咏或寫在名亭之上或
題於勝閣之中一時才情興致接納不住俱落了維揚女子辛吉鈞之次
只以為寫遠無人傳誦不期一處、一首、都被江邦執勝了以為指實
不一日到了巴縣朝天驛早有合縣衙役俱來迎接上任此時前任王蔭
已行取進京去了辛登先搬家眷入縣中去住了自家因到成都省中去
見上司驗過憲遊回縣然後坐堂理事婚姻事因甘願未歸竟不提却
說江邦跟到縣前打探須訪知幸知縣有個姐、却不知甘願奉旨歸娶
的可就是他因四下裡問人忽有一人走過又有一人指着對他說道你
安知甘探花家中事跡須問這一位走過去的刁官人便知詳細他是甘

家的表親刁直聽見有人背後道他姓名忙回轉頭來一看只見一個人
北路打扮看見刁直回頭忙上前施禮道偶有一事請教不期驚動有罪
刁直見那人有些醜面忙答札道不知有何事見教江邦見道便是茶
館就邀了進去道請內裡坐了好細說刁直也不辭竟同入去坐下刁直
就問那人姓名江邦道在下姓江就是京中人氏泰在成武侯慕元帥幕
下効些微勞最蒙青目今因慕元帥有一位小姐他哥、慕六公子要反
新科甘探花結親不意這甘探花苦、稱已聘辛氏慕公子不知真假故
流在下到此來訪問在下初到此一時沒處訪問今幸遇老先生欲求指
教一二原來這刁直自忖惡之後須反甘頓修好了然終覺不親今又見
他中了探花十分妬忌却無可奈何今忽遇着這個姓江的來問他又見
說是成武侯差來的有些勢頭便思量借此中傷焉肯為他遮蓋因說道

這探花反小弟是嫡親的兩姨表弟兄自小兒便同學攻讀詩書十分親厚他家之事細微大小無有不知本不當告之外人只可恨他今中了探花寫家信回來就不寄一字問候小弟小弟也有些不揀意今又有緣遇進者先生見問又且是威武侯貴人之命怎敢為他隱瞞只得要直說了這甘探花頭說原也是個旧族却又無仕宦家門也漸坐了孤寒但虧他青年好學故今日有此一步其實婚姻之事尚未及及他有個妹子叫做夢娘到虧去任的王父母與他作伐嫁與新任的辛父母今辛父母此來想也是為結親却因甘表弟未回尚未曾舉行此事一有合即皆知若說甘表弟已經有聘却實不聞若說聘了辛氏一登荒唐莫說鄉紳無幸姓便民間幸姓也少那有行聘之事若果行聘除非中進士後在京師中或外郡聘的則不可知若說本府本縣小弟可以力包沒有江邦聽

見刁直說話朗然心內暗想道甘願聘定辛氏之事眼見是說了既是說暴公子焉敢干休明日上本恭他火不得要個干証我是何人怎做得干証這人是他表兄若肯出身做干証便奴不容言因說道嫁刁先生如此說來這已聘辛氏之言自然是假了若果是假這暴公子自然要上本奏他欺君之罪他倚着道遠無稽必然掩飾小弟欲與他執証因小弟是暴氏親信不足服人若得先生肯挺身一証便自輸心服罪矣此事乃是暴公子之事却也刁先生一條功名的捷徑刁直听了道怎麼是小弟的功名捷徑江邦道他父親威武侯現掌着數萬雄兵前去出征暴公子若感你之情題請你出去做個參將遊擊吹灰之力豈非功名捷徑不知刁先生尊意以為何如刁直听了暗歡喜想道我納這個三考前程便守到有個出頭日子好亦不過只是個四衛有甚榮顯若能弄一個參將

游擊武官的名色在身上便是金代黃傘及府縣往來都無統屬這快活
 那裡去討因向江邦滿口應承道若蒙江老兄肯吹嘘小弟於暴公子果
 得暴公子提掣授一武職暴公子便要小弟到御前去執証小弟亦願効
 力矣以邦听了亦大喜道只要刁老兄肯出力若要做恭遊之官也不消
 奏荐只消去兵部說一声就是了二人說得投機以邦又邀刁直到酒館
 中去一酌、到半酣江邦因又說起巴縣本鄉既無辛氏明日甘探花奉
 旨回娶却娶何人我前日一路來見這辛知縣船上有一個女子到處題
 詩湏不曾見人到處題的詩我却已抄在此莫非此女就是甘探花歸來
 要娶的刁直听了道這是了這無疑了甘探花一時信口說出不期皇帝
 認以為真叫他回娶蜀中又無辛氏只得托辛知縣代此女來明日願做
 姊妹廟煇、娶了便一場事完了江邦道這個賴不得這辛知縣止得一

個姐、已嫁了暴六公子那裡更有姊妹这事京師及揚州人、及知若
 是另將他女充做辛家姊妹先只是甘願一個欺君这就連辛發是兩個
 欺君了刁直道此事此時也难懸斷且待甘探花回來娶過了便見明白
 江邦道自然要待甘探花回來但不知几时方到湏借重替小弟尋一個
 好下处住了等候方妙刁直道何不就在小弟家住几日江邦道恁好
 取撥刁直道後面大事還要倍重提掣怎說這話遂邀了江邦到家裡去
 住不題正是

一毛拔去也难堪

道是便宜心便食

誰想便宜貪不得

貪時惹禍又招慙

却說田氏及甘夢在家甘願中探花之信早已有人報過了至於暴文許
 奏先下獄後奉旨歸娶之事尚不知道及辛發來上巴縣之任湏傳知婦

娶却因彼此同出京來後先不遠故未有原信田氏以甘夢十分怪疑不知歸娶何人欲要到縣裡去問又因是父母官又因是未上門的新女婿不好去問只得忍耐住了独有甘夢听說新知縣就是辛旻選了來的知道是要就便結親心下因暗想道這辛旻既中兩榜文章之才自然妙了但不知詩才如何怎生沒個法兒去試他一試方放得心下却沒個法兒再三思想忽想出一個法兒來因取紙筆寫了一張呈了到縣中來投遞呈于上寫道

為地方修復古蹟懇賜名筆留題以垂不朽事竊聞仙橋以相如一題泝名赤壁以蘇子兩賦著跡從來古跡之傳必賴名公以顯今本縣七都八面縉雲山下有橫黛村青山對出綠樹成林實係名區又有洗墨溪碧流四出清水儿灣独至墨溪墨光如洗允稱勝地一向

遲緩傾倒石鬪崩頽今與人鳩工修整工已告竣幸逢縣主父母大翁文星高照綵筆正臨時懇賜題數語勒不以垂不朽亦一時風化之盛事也為此上呈

呈寫完了又寫一個沿眷弟甘頤的名帖差几个家人邀同了地方的里老同到縣中來投遞正值辛知縣坐午堂眾家人倚着有甘探花的名帖也不論投文竟送了上去辛旻接了呈子一看因問道這橫黛村与洗墨溪離甘老爺住居有多远眾人跪稟道甘老爺正住在橫黛村裡這洗墨溪又正在甘老爺門前故敢來太爺留題以為古跡之光辛旻因暗想道我聞這甘小姐立意要選才婿今須屈於阿兄之言今許嫁於我然他心中尚疑我無真才故遣里翁以此試我若不当堂就做兩首詩去反他他便將我看輕了因叫吏取過一張紙來就信筆題兩首律詩付与众

人道詩湏題了，你等可收去交付甘衙候。甘老爺回來，看：再刻石也不遲。眾家人跪在地下，也不曾扒起來，就見縣主題完了，駝下來都驚駭不了。連謝了出來，忙趕回去交丹小姐，就將太爺也不駝放起來，當堂做了。駝下來的話說了一遍，甘小姐叫衆人去了，然後細展開詩來一看，只見上寫着：

蒲簾村

嵐浪烟影且生姿

長就村形若有私

一抹遠拖青不了

兩灣低壓綠多時

忽濃忽淡朝為景

如函如拂晚更宜

正有人馬定地脉

故教天際插蛾眉

洗墨溪

院花終是媚新粧

何以臨池洗墨芳

筆色縱污波漾彩

磨浪不欠水生香

游魚吞作文明口

葍菜弄成錦綉腸

真怪鏡中雲影黑

美人家住在溪傍

甘夢看完不勝稱賞，道言在題中意在願中，真是名人佳作。奇：為我選才果不負也，但不知奇：奉旨歸娶的，幸氏可正是斯人的姐：若果是斯人，則彼此心願足矣。因在家安心待嫁，不題正是：

未覓終非實

聞名只道虛

琴心当面奏

方識是相知

却說甘願奉詔馳驛，歸娶要讓辛發先去。故在路上，延延一日到了揚州，因記挂着黎青要見他一面，奈此時是官府體位尊嚴，私行不便，只得暗分付王芸送千金，叫他早為贖身之計，離了青樓，尋個安身所在。

住下以待歸娶重來便好接他完娶王芸接了便忙去交付黎青黎青
接了知甘願有情不負前盟十分感效因暗想道他極奉旨歸娶不知歸
娶何人我想他在辛小姐身上改頭換面數夕捱朝不知費了多小心機
怎肯消息未明又一旦遠歸別娶之禮定訪明了辛小姐消息故因此地
有飛公子一段變端不使嫁娶故請吉辰的去受用就是前日辛解慍
選了巴縣知縣須說是借此娶已聘之婦其實送辛小姐至蜀完歸娶之
姻也我若贖了身去又住在左近明日來接未免搖耳目為他之辱我
若移名改姓遠避開明日他來又費追求莫若贖了身自進京去稟明
辛公竟住在他家明日探花來也易知就是隨甘探花去也甚便莫詳定
了遂將五百金與黎媽贖了身又將五百金藏在身邊作盤纏竟改粧作
良家之如悄的附了一隻客舡載至京師訪着了辛光祿的衙門讓夜
來稟見辛光祿辛光祿見了原是認得的忽喚一樞道你如何遠迤的
到此黎青述假說是甘探花付身千金叫他們贖出自來改扮良粧候歸娶
小姐後重入京來好伏侍小姐辛光祿听了以為歸娶小姐絕無人知他
直說定是甘探花對他說了不疑他是詭竟應承道既是這尋你可
安心住下等待罷了就叫家人在後面另收拾一間房與他獨住以待只
因這一待有分教在耳之言終在耳盟心之約必盟心不知後事如何且
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四才子兩交婚大快素志真得意

双夫妻齊面聖特加恩爵大團圓

詞曰美已欣逢美才仍快遇才一時作合暢人姓始識天心暗裡巧安

排○掃娶先承統之朝後進階新詩頌聖、顏開留得一番佳話
道奇哉
右調南柯子

話說甘願奉詔馳驛而歸一路所過府縣送者迎者好不風騷不日
到了巴縣、中又添出旗仗執事鼓吹細樂直將甘願的官轎竟送到橫
簾村屋裡交明了扛箱行李方纔發定人去衙役去了幸發源是新婿未
曾上門却因與甘願是同年又是好友又是本縣父母地方官又見甘願
是奉旨馳驛來的便避不得嫌疑隨即官服來拜賀甘願接着彼此相見
甚歡只向些路上的風景別事不敢深言就別過了甘願也隨即到縣
來奉蒼拜賀巴縣原不甚大忽出了一個探花奉旨掃娶便轟傳以為盛
事卓駕動了合縣的鄉官或大或小俱來拜賀內中有一個王大司馬要
笑他的官尊因問甘願道請問探花公奉欽命來掃娶不知所娶者何人

甘願道幸氏王大司馬道縣中不聞有甚幸氏甘願道不是縣中就是本
縣幸父母之令姊王大司馬又驚又喜道原來就是幸父母令姊大姊大
姊大奇大奇前聞得幸父母已聘探花公之令妹今探花公又奉旨娶幸
父母之令姊可謂甘幸兩姓交婚矣方古之失陳何異誠又當今之佳話
也但不知誰為月老結此良姻甘願道兩婚皆感蒙施文宗去任的王
父母作合王大司馬道二公俱已離任到了吉日三星兩照百輛交馳鼓
鐘琴瑟從送來迎夾襍於道若無柯斧其間亦覺於禮有缺探花公大喜
學生等愧未申一芹之賀聽父母新臨治生們又不曾服半臂之勞既施
王二六月老身列朝堂不能遠任繫足助勦之事我學生欲拉一二同志
做一個小月老在鄉里面上以盡撮合之情不識探花公以為何如甘願
听了大喜道與微之婚怎敢勞及大人在縣父母或可借光若晚生未免

過分王大司馬道至且加特恩可况鄉人野老且才美交婚一時盛事
得奔走其間身有榮焉甘願再三稱謝王大司馬道約了張御史李副使
趙知府同見辛縣尊願為媒之事辛縣也樂於從事遂再三謝了四媒
人遂約定兩邊的吉期同在一日這邊是縣主娶親各處各里都花燈鼓
樂裝扮了社火故事來助娶合巴縣的耆里集來有百十餘起社火故事
前：後：一起一起接：連：差不多從縣前直到橫黛村又有各縣
縣尊聞知也都送花燈火炮鼓樂來助娶又有各鄉官都送花燈火炮鼓
樂來助娶一時熱鬧不可勝言那边甘探花娶親却在布政司請了一座
龍亭來上供着欽賜歸娶的四個大金字叫二十四個錦衣花帽人抬在
前边龍亭上燃着御香点着圣烛龍亭後便是欽賜的四对金道灯籠擺
列在喜轎之前在正街心而行其餘各府縣並鄉紳親眷人家送的

鼓樂俱分列兩傍逐隊前去一時榮貴莫不欣喜因两边路远約定了两
边俱是午时出门親迎因親迎乃吉礼榮耀要与人观瞻故約定都是騎
馬二人騎在馬上都是烏紗帽大紅吉服年都在二十上下且生得风流
秀美一個就是潘安一個就是衛玠两边看的人無不交口贊揚嘖：嘖
羨四個一人兩個陪伴探花兩個陪縣主約定迎到中路两边相遇但打
一拱手俱不下馬又約定迎到了俱于馬上守候亦不下馬幸知縣迎到
了橫黛村甘衙門首在馬上坐不多时早有几个家人送上茶來茶罢就
有几个家人捧了錦箋筆硯送至馬前求題催粧佳句幸知縣曉得是
人意深不敢多讓拈起筆來竟題一首上写着

言少催粧

河洲久佩二南詩

鐘鼓个宵想樂之

莫怪三星期促得

橋邊鳥鵲等多時

幸發題完衆家人忙送入房小姐看甘夢看見題的風雅多姿暗：歡喜道良人知此子扁無負矣因忙：拜別母親收拾上轎不題却說甘探花迎到縣門立馬煩二媒人請新人上轎縣堂後早有家入送上茶出來茶罷也早有家入捧了錦箋筆硯送至馬前要求題催粧佳句甘探花知出自辛小姐之意便欣然捉筆題詩一首道

奉旨催粧

蛾眉端的是男兜

不把花枝作柳枝

今夕不須問何夕

九重天子期佳賜

探花題完衆家人取去送房小姐小姐看見蛾眉男兜之句暗應當日言又贊我又自譽花枝柳枝却暗過暴公子之步未又以九重壓倒從

前詛舛真才人之筆不覺心醉竟欣然醉母擁上鸞輿這邊迎去那邊迎來一路上花灯夾道宛雲漢之星回仙樂頻吹優箏韶之逸奏王聰對跨双：才子迎婚金犢交馳兩：玉姬下嫁夫榮妻貴豈人間嫁娶之常女况即才生占斷婚姻之盛兩邊迎到各拜天地各拜父母又各對拜：罢又各送入洞房同飲合卺甘願這邊是旧曾識面細：說願變男兜之玄又細：說移花接木之奇又細：說至死不變之情又細：說飲賜婦娶之恩真是喜也非常幸發這邊今日總逢各：偷觀姿容之美又各：從舊詩句之佳又各：叙說天緣之巧只覺歡欣不尽飲罢合卺同入鸞幃这一夜欢娛夜短难以名言正是

灯停紅燭解羅襦

咲際啼端各悄呼

艷結夜情堆錦帳

喜吹春色滿流蘇

有心消受何妨強

漫羨兩心清對照

無力之持不借扶

巫山夢久也模糊

甘探花反辛知縣交結婚姻謝親做朝只管與而行不期起根發脚一
一都被江邦打听得詳：細：在肚因反刁直商量道這奉旨歸娶辛氏
已明：白：是辛知縣的姐：了既是辛知縣的姐：自然是辛光祿的
女兒了辛光祿止有一女合揚城皆知今既縣到蜀中來嫁甘探花則前
日在揚州嫁暴公子的又是何人這事一發要犯班駁了我反你既訪問
明白他一個翰林一個知縣此地料他不到湏速：進京報反暴公子
知道叫他上本奏辛光祿甘探花等欺君他們的事跡已露我們的証且
甚真不怕按他不到按倒了他則你我之功成矣刁直道既要進京就同
兄去也不妨只是所說的恭遊之我却要在兄身上江邦道這是不消說

的包管你安帖二人談定遂急：的起身星夜趕回京中江邦先入府去
報知暴公子辛氏果還是辛光祿的女兒朦朧歸娶大屬欺君暴公子道
汝乃吾家門客挺身力証恐人不信江邦道門下早慮及此已現代他一
個表兄來為証暴公子道如今何在江邦道見在府外暴公子道既在府
外何不着他進來江邦道門下因在用人之際已許此人事成替他選一
武職公子相見須要厚待明日有事用他方肯出力暴公子道這個自然
江邦道引了刁直走入所後考房中來見暴公子刁直看見候家的府堂
深邃先已驚倒再見了暴公子裝模做樣一發看做貴人相見一味足恭
暴公子因先說道甘願如此欺君我必饒他不過勞兄遠來自重報江
凡可許之事甚是容易只要兄肯出力向前耳刁直道甘探花娶辛知縣
姐：幸知縣娶甘探花妹子名為交婚盛事通縣皆知晚生以真証實非

捏虛情安敢不効犬馬若蒙造就此又公子之時恩也暴公子听了大喜
迎叫他同江邦一處住了自家即忙入內追問假夫人緣綺道你前日
說並無姊妹為何今日幸知縣又有一個姐嫁反甘頤假小姐听了不
道你当初娶我又不但單採名只央媒人說合兩不見面或有那移差
我反你乃当面考較詩文你貪我愛結為夫婦今已思愛過了一
兩年為何又查問起來就有差池你当初眼睛放在何處平常的心腸鬼
馬在何人莫非到了今日重又嫌妾醜陋鄙妾無才又作他想若媿醒醒
心說得你過若鄙無才再取紙筆來反你同考何如原來暴公子一向
害怕假夫人今見路起怒來因陪笑說道夫人怎說此話我要撰在甘頤
此偶然問及耳假夫人道我已嫁到暴家來辛家另有女兒沒有女兒
都不管不消又來問我暴公子不敢再言只得又出來反江邦商量江

如要顯他探訪之功遂撰撮暴公子上了一疏稱說甘頤等朋比欺君未
辨內詐竊已聘無辛氏而指望辛氏尺邀至恩歸娶之旨而屬中實無辛
氏乃謀選辛癸為巴縣主隨代不知姓名女子以充辛氏之名以飾歸娶
之詐若執認辛氏則辛光祿止有一女已嫁為臣婦久矣豈更有一女又
為甘頤可娶則其朋比為奸以欺聖明其罪顯然矣伏乞宸治本到了閣
下又央了許多重臣來因說衆閣臣因前番用情被皇上審出討了罰俸
一場沒趣今故不敢復為過擬只票道婚娶人倫大札自有媒妁姓氏本
末着本內被奏人犯各奏真情候旨定奪命下了此時知縣王蔭行取到
京因他為官清正有名已考選了監察御史詢知其事因出疏奏辨道臣
得罪巴縣時甘頤尚為諸生臣愛其青年才美又見其妹公堂題咏才美
不凡誠空谷幽蘭臣深憐惜之久見臣座師辛至副有男辛癸有女

辛古叙俱才美過人每飲羨兩姓四才實天生美對因斧柯其間替甘頤
以聘幸登之姊辛古叙復勅幸登以納甘頤之妹甘夢遊使才不虛生美
成實配今又蒙聖恩賜甘頤御灯歸娶選幸登至蜀完姻一時兩姓交婚
二南再見誠至世之休風明時之美化臣自謂子人倫有光各教無忝不
知暴文何所挾而知其未聘又何可聞而知其妄稱幸氏此不過因前惡
未肆復異施後毒耳若云暴文已娶幸氏暴文之娶自有暴文之媒况已
昭久娶相安甘頤後娶各自有人並無那移爭奪之事暴文何須挂之彈
章殊屬無謂揆其設心蓋倚父擁兵叔駕福害人耳臣本不當辨因前作
甘年二氏之伐暴文妄稱朋比故陳朕姻之始末以祈御覽過了兩日幸
光祿也上一本辨明心跡內稱臣有一子一女子名登已叨中甲榜蒙恩
選授重慶府巴縣知縣女名古叙復蒙恩賜探花甘頤歸娶男婚女嫁人

道之常况有顯媒又奉明詔有何朋比有何為奸有何欺君不思甚矣至
稱曾娶臣女此女乃臣繼女非臣親女也喚名綠綺持此女聞桂揚州才
女之名一時甚著暴文聞而動心聳父暴雷以勢逼求臣尚未許不意暴
文反綠綺對考詩文彼此悅慕遂托揚州知府為媒娶之而去此實才美
奇緣男女大欲非臣以假女充為親女而炫售也非臣一女而許兩婚也
本末具在何奸之有何欺之有伏乞聖鑒暴文見了二本因又上一本道
甘頤先實未聘所聘皆後來之詐歸無幸氏故借外原之幸氏以遮瞞非
臣臆度現有彼表兄刁直可以証盟至於臣娶幸氏則但聞有一不聞有
二只言其親誰知其假奸狡異常不可勝言統祈究治罔臣主張不定只
得粘連三疏呈至御前求天子宸斷天子見王蔭盛祿四人青年才美因
批旨着該部行文欽詔甘頤幸登夫婦還朝面見定奪命下了該部行文

去詔不題却說刁直在暴文府中承暴文優待穿了濶服代了美冠原自代了一個小廝來暴文又叫了兩個伴當跟隨便出入騎馬打你一柄銀頂大傘就像貴人一般見了官府來竟不下馬迴避官府見了他這般模樣認做有來歷之人便也不問不期這日晦氣正在棋盤街來行過若是代着眼罩到也混過去了因要看些婦人將眼罩揭起恰遇着御史王蔭馬來前面夾安籠喝道的將荆条要喝刁直下馬刁直因充大頭鬼慣了便回轉頭來亂罵不料剎回過頭來早被王蔭看個明白認得是刁直正惱他替暴文做硬証見忽看見了忙分付左右拿下刁直只認做是為撞道還爭說道我們候伯人家從來不迴避王蔭道你是我旧治下的惡民刁直甚麼候伯人家刁直見叫出他的名姓來着了一驚急點頭細看認得是王知縣方慌了手脚跪在地下磕頭道小人諛死求老爺饒恕王

俺道你撞道可以饒得你來做硬証見及我做對頭却饒你不得刁直道小人非敢妄為証見這甘探花聘定李氏小人突不知王蔭喚道我一個縣父母為媒方甘探花幸光祿兩家顯宦結親那有工夫來報你知這你這市井的惡奴你只道金銀贖婚的罪饒了你今日又來願死麼因分付當街心打了卅板登中城衙門這這跟刁直的家人伴當忙跑回去報知暴文暴文急趕來已打過登到監裡去了暴文又趕到中城去討人兵馬回道親臨察院上司登監人犯怎敢輕放公子分二只好分付監中好看待暴文没法只湯夾他相好的御史來與王蔭說道這刁直乃本中人犯縱有罪須候全音登落寅猶恐他不便王蔭道暴兄本中之事自听皇上處分小第怎敢自專小第拿他實為巴縣的旧事放是決放不得若是皇上御審時還他一個刁直就是了御史不便再言因回復了暴

文暴文還打帳到內裡太監處去弄手脚不期招到說威武候戰敗又陷
失了一府三縣損折數千人馬猶自被圍未解飛檄求救暴文見了報嚇
得渾身亂抖魂都沒了恐朝廷震怒罪及家屬府中的吏役一時盡散府
中出鬼又過不得兩日撫按四叅本到了尽道暴雷一味驕矜百般狂橫
唯貪淫酒色不察軍机以致坐失一府三縣損兵數千圍城犹不能解罪
不勝誅速望皇上急調精壯名將星夜救援庶未陷者不再陷已陷者可
漸復矣暴文見了愈加慌張每日躲在家裡犹恐禍到那裡还敢管別人
的閑事閣中見暴雷如此光景又見辛光祿端方正大著雅望主御史
敢言不畏赫有名使心等甘願辛飛詔到竟先稟旨道甘願辛飛交婚
姑末御史王蔭已細奏其詳並無欺弊暴文之娶又係面擇何得妄稱其
假欲以亂真本當重究姑念勲胤罰米一百石以飭以示懲懲本中助惡

入犯着王蔭寃治釋放命下了辛光祿方纔放下了心收拾一兩大所屋
以待兒子媳婦來住又尋下了一兩大所屋以待女婿與女兒來住甘願
身辛發因有部文奉旨欵詔還朝故不敢就逢星夜奉母而來過不得數
月兩家俱一同到京各人新宅住下惟辛光祿夫人徑到辛光祿衙裡求
到次早報名朝見過然後辛發願着媳婦來拜見公公甘願同着女兒來
拜見岳父朝中事休早已報知各各歡喜不尽辛光祿一而進席慶賀交
婚之喜連親母田氏都接來會面快飲了一日到次日因商量記考有夫
婦還朝面見定奪之旨甘願辛發遂領了辛古釵甘夢一同入朝面聖俯
伏在午門外候旨早有小黃門傳入天子聞知特御便殿召入甘願辛發
夫婦四人同拜舞丹陛拜舞畢同呼万步感謝聖恩天子因展翫目一看
見兩对夫妻俱青年秀美因問道御史王蔭盛稱你四人才美出群恐配

偶差錯故特、為汝作伐尚未深信今見汝夫妻秀美果非謬奏朕但不
知汝四人果有真才敢于面試否甘願辛發同奏道臣等草木陋姿尺女
下學焉敢咫尺天顏稱才稱美然蒙聖恩天高地厚有若家人父子自然
賜同真不世之遭逢也敢不獻鼯鼠之醜塗筆墨之鴉以博猷顏之一哂
天子大悅因命小黃門各賜紙筆又命閣臣擬題限韵因臣因奏題是頌
聖韻限本姓天子允從甘願辛發夫如頌了聖旨各逞奇思塔下日影尚
未嘗移而西人之詩早已賦成一齊獻上就命閣臣宣讀閣臣宣讀道

編修臣甘願頌至

正冕垂裳但面南

神功至烈已登三

太平莫道無微應

日瑞雲祥露也甘

編修臣甘願妻臣妾辛發古釵頌至

地不天正万方親

降、熙、總是春

黎臣歡欣但歌舞

詎知天子独艱辛

知縣臣辛發頌至

遠宗少昊乃高辛

聖頌唐虞犹未親

不信請看六英樂

民心已泰十八春

知縣臣辛發妻臣妾甘夢頌至

糠、地丙及天叅

万国來王心尽甘

深愧蘋蘩無甘補

願弘至化到周南

閣臣宣讀完天子听予大悅道二夫二婦果才美絕倫施沛玉蔭為媒配
合實於人倫增榮風化有補俱當重用甘願辛發俱進一階甘願著進修
撰忽見辛發是知縣因問因臣道辛發也是合魁何為殿至三甲止選知

蘇閣臣奏道辛旂殿試原擬二甲第一後因政事倥惚誤填三甲故選了
加贈天子道如今宜改正閣臣道改正二甲當入翰林但以絰作吏似
十不便今吏部缺主事乞聖恩照欽取例賜入吏部則聖恩厚政事兩不
礙矣天子以為然因欽賜吏部主事又賜辛古釵甘夢金花線緞然後
命出四人謝恩退出各自歸衙好不榮耀又鬧了數日總慶原來黎青從
前許多同業計好處甘頤在屬時已細；反夫人說明見辛夫人欢喜又
將千金贖身之事也說了辛夫人道富貴不忘舊盟美事也况此女舉止
可人妾原憐之愛之可速接來甘頤遊差王芸到黎家去問早已不知去
向王芸回復了甘頤甚覺不暢既到京師愈竟難尋忽一日正步小姐對
坐忍辛老爺那邊一乘小轎送了一個女子青衣服飾說是旧人竟入內
來甘頤反幸夫人一看見是黎青不勝之喜黎青道請老爺天人合坐容

賤妾黎青拜謝起拔之恩說罷就跪下去甘頤反幸夫人忙用手挽住道
瑶草同人怎如此稱呼如此行礼甚非相知爽快換了衣服原來黎青的
色衣原自代來見夫人再三命換方纔換了又推讓半晌方拜了四拜受
兩礼还兩礼拜畢坐定彼此叙說前情各；欢喜甘頤因商量名分黎青
道妾原有願伏侍夫人今就青衣玉其分也甘頤道我今約留小星一席
今小星見屈了幸夫人道却不可也瑶草有志從良既且紅拂之服又多
借妾之謀若屈之小星犹不從良也妾原以記室相期今須另設一座稱
之曰記室夫人待以內幕賓之礼方彼此不相負而高卑得宜也甘頤大
喜道夫人之論情理兼尽妙不容言黎青还苦；辭謝幸夫人决不肯許
因收拾一間房與黎青住下分付家中大小俱稱他為記室夫人正是
當初只道為他人 費尽心机勞尽利

不道好開遊葉好

成人原是自成身

自此之後甘願享夫妻之樂以奉母辛勞奉父母以樂妻孥俱才對芳美
對美快樂終身後來甘願官至侍郎幸夫人生一子幸發官至僉都住二
子二人三子俱入仕路辛光祿轉了正卿就告歸林下兩家之好不啻朱
陳真一時美好千秋佳話也暴文虧暴雷沒於王事故得平安再不敢多
爭乃直因王蔭惱他奸惡重責三十監後不放還是甘願看母親分上說
情方放了回家可見人須安分才美必致才美為緣他休指望後一首詩
年道這續四才子兩家婚之妙

編編色奧淫臨門
婚婚門生誠寫絕
眉來曲之如戲香
姊妹弟兄雙拋合

情深為卿柔又溫
風流不散蕩痴認
眼夫盛作兩家婚

讀四才子卷之四終



